

第三回 定姻緣曲詞傳簡 改正生戲房調情

藐姑思念楚玉，自是不必說的了。楚玉也自想道：「我為著劉藐姑，不但把功名富貴丟過一邊，並棄終身的名節。只道入班之後，就與至親骨肉一般，內外也可以不分，嫌也可以不避，誰想戲房裏面的規矩，更比人家不同。極渾雜之中，又有極分別去處。但凡做女旦的，普天下之人，都可以調戲的，獨有同班弟兄，倒調戲不得。這個陋習，不知甚麼人創起。又說有個二郎神，單管這些閑事，一發荒唐可笑。所以這學戲裏面，不但有先生拘束，父母提防，連那同班的人，都要互相稽察。小生入班一月，莫說別樣的事難行，就是寒暄，也不曾敘得一句。只好借眉眼傳情，規模示意罷了。這刻刻相見的思想，更比那不見面的難害。」

且說這班人，除譚生之外，俱是本處後生，凡兩餐與夜間俱各回家，惟有楚玉自從入班之後，晝夜俱在館內。楚玉與藐姑，雖是面目相關，其實話也不曾說。一日早飯後，藐姑到了館內，恰置別的俱各未來，惟有楚玉一身。楚玉一見，又喜又懼。迎著藐姑道：「這可怎麼樣呢？」藐姑捏著楚玉的手，楚玉也攀著藐姑的臂，雖是兩口相親，卻無一言相對，正合著古語二句：

滿懷盡是心腹事，及至相逢半句無。

藐姑道：「這屋後有閑房半間，雖是茸茅不堪，卻是人跡罕到。你我到彼，略償素願何如？」楚玉說：「如此最好。」

二人足方出門，忽聞戶外有人進來，遂各慌忙上位。藐姑桃腮添朱，楚玉手足無措。畢竟是個小小的丑兒，那些事全然未曉，所以不曾看出馬腳。一步三趨，進門來道：「噯喲！我說我來早，還有早行人。咱三個趁之師父未到，想個法兒玩玩罷。若師父來，又要受他的拘束了。」藐姑道：「做麼玩呢？」丑說：「背趟趟罷。」楚玉有些不肯，藐姑以目視之，楚玉道：「如此妙極！誰先背誰呢？」丑說：「你先背我。」楚玉道：「你先背我。」二人爭論不已。

藐姑道：「你二人各先背我一趟，我再各背你們一趟，就均勻了。」藐姑心裏，雖是立意要站他們的便宜，其實還別有所思，小丑那裏知道？遂推楚玉說：「你先背他。」楚玉說：「你先背他。」藐姑道：「論長幼，該譚兄先背我。」楚玉說：「如此，你就上在西頭椅子上，我背到你東頭，回來還送在你椅子上，就算一趟。」丑說：「我也是如此，叫我多背一步也不能。」藐姑遂將一雙小小的金蓮撓起，又把兩支摻摻的柔荑，搭在楚玉的膀臂上。先摸他嘴，繼摸他喉。楚玉遂笑不能止，丑亦歡天呼地。那楚玉的兩手，在藐姑臀下，亦自不必說了。

誰想到東頭，尚未及轉身，先生來了。聞的館內呼喚不相，遂咳嗽了一聲。他三人就像迷窩的老鼠一般，各自尋位坐定。先生進來道：「你三個為何這等的喧嘩？快些與我說來！」小丑說：「我三個在這裏念的是腳本，並沒胡鬧。」先生道：「且自由你，待明日背不會腳本，我再與你們算賬。」自此以後，任他兩個欲火熾盛，聽的先生咳嗽一聲，就如倒傾北海的一般，將那火兒滅的乾乾淨淨。所以將近三月，並不從相續片時。

楚玉道：「我如今沒奈何，只得把入班的苦心，求婚的私意，寫下一封密札，團作一個紙團。等到念腳本的時節，趁著眾人不見，丟在他懷裏去。他看見了，自然有個回音。只是一件，萬一被眾人拾了，卻怎麼處！也罷，我有道理，這一班蠢才，字雖識得幾個，都是不通文理的。我如今把書中的詞意，放深奧些，多寫幾個難字在裏面，莫說眾人看見全然不解，就是拿住真贓，送與他的父母，只怕也尋不出破綻來。我想有心學戲，自然該學做正生。一來冠裳齊整，還有些儒者氣象，二者就使前世無緣，不能與他配合，也在戲臺上面，借題說法，兩下裏訴訴衷腸。我叫一聲『妻』，他叫一聲『夫』，應破了這場春夢也是好的。只可恨腳色定了，改換不得。我今把這個意思也寫在上面，求在他至尊面前，說個方便，把我改做正生，或者邀天之幸，依了他也不可。

將書縮做丸，不但傳幽秘。

聊當結同心，稍示團圓意。

到了次日飯後，一班俱到。生對眾人說：「我們這一班兄弟，學了個把月戲文，還不曾會得一兩本。誰想做旦的劉藐姑，與做淨的譚楚玉，他兩個記性極好。如今念熟了許多，我們只是趕他不上。師父昨日說，今日要考較我們，大家都要仔細。」丑說：「都是淨旦兩個不好，他兩個要賣弄聰明，故此顯得我們不濟。藐姑是師父的女兒，不好打他，小譚那個畜生，斷然放他不過。我今日不受打便罷，若受了打，定要拿他出氣。」生說：「別樣也還可恕，最惱他戴了方巾，要充個斯文的模樣。我和你一齊動手，定要扯他的下來。師父來了，我們各人上位。」

正說之間，先生來了。說道：「你們把念的腳本，都拿上來，待我提你一提，提一句，就要背到底。背得出就罷，背不出的，都要重打。」藐姑與楚玉是昨日背過的。叫末說：「拿你的來。」末說：「學生只念得一本。」先生說：「他們極不濟的，也有兩本，你只得一本，這等且拿來。『提云風塵暗四郊』這是那一本上的。」答云：「這是《紅拂記》上的牌名，叫做節節高。」先生說：「且饒你，下次務期多念幾本。」又叫淨云：「拿你的來。」淨答云：「我的極熟，不用背罷。」先生云：「胡說，快拿來。」淨暗叫楚玉說：「我若背不出，煩你提一提，我有酬謝你的去處。」小丑方纔說：「都是你賣弄聰明，顯得他不濟，要拿你出氣哩！你若肯提我，我就幫你打他；你若不肯，我就幫他打你。」楚玉說：「你放心去背，我提你就是了。」先生提云：「寄命托孤經，史載。」楚玉低聲對丑云：「這是《金丸記》上的牌名，叫做三學士。」丑遂高聲背下。師父又叫正生說：「拿你的來背。」正生說：「他央人提得，我難道央人提不得麼？藐姑於我坐在一處，不免央她。」對藐姑說：「好姐姐，央你提一提，我明日買汗巾送你。」藐姑說：「使得。」正生遂將腳本送上。先生提云：「嘆雙親把兒指望。」正生對藐姑做眼色，藐姑背笑說：「我恨得打死這個狗才，好把譚郎頂替，為甚麼肯提他。」先生打正生頭云：「怎麼全不則聲。」正生說：「曲子是爛熟的，只有牌名不記得。先生說：「這等免背牌名，只背曲子罷。」正生遂將嘆雙親句唱了一遍。先生說：「怎麼我提一句，你也只說一句，難道有七個字的曲子麼。」正生說：「我原是爛熟的，只因說了幾句話，就打斷了。」先生說：「如此再提你幾句：教

高唱一遍。先生說：「往下背。」正生說：「我念念再背就熟了。」先生怒說：「有這等蠢才，做正生的人，一句曲子也說不得。譚楚玉是個花面，這等聰明，只怕連你的曲子，他也記得哩。譚楚玉與我背來。」楚玉答云：「這是《浣紗記》上的牌名，叫做江兒水。」先生說：「好！記又記得清，唱又唱的好。你聽了羞也不羞？如今起來領打。」遂將他打了十餘下說：「以後再背不出，活活的打死你。快去念來。」

先生說：「我出去拜客就來，不要吝氣，也不可交頭接耳，說甚閑話。」眾人說：「曉得。」遂拂衣而出。正生下位，對丑：「先時說的話，你都記的麼。」丑說：「記得。」心中想云：「他要打小譚，叫我做個幫手，我想小譚【提】我的曲子，怎麼好打他？也罷，口便幫他罵幾句，待他交手的時節，我把拳頭幫著小譚，著實捶他一頓，豈不是個兩全之法。」對正生說：「我幫你就是了。」正生遂向楚玉說：「你學你的戲，我學我的戲，為甚麼在師父面前，弄這樣聰明，帶累我吃打。」譚生說：「是師父叫我唱來，與我何乾。」正生說：「就是師父叫你唱，你該回他不記得罷了。為甚麼當真唱起來。」遂以手拉楚玉的方巾說：「你既然學戲，自然該像我們，也帶一頂帽子。為甚麼頂了這個龜蓋？難道你識幾個字，就比我們兩樣麼？眾位快動手。」淨說：「大家捶這狗頭。」

三人打在一團。淨口裏罵的是楚玉，手裏打的卻是正生，三轉兩扭，遂將正生撲在地下，藐姑心下想道：「我假意去拉勸，一來捏住譚郎的手，與他粘一粘皮肉，也是好的；二來幫著譚郎，也捶他幾下，替譚郎出口氣兒。」上前捏住譚生的手，譚生會意，遂將藐姑一拉，藐姑遂將身一就，趁著眾人不防，雖未能盡情如意，亦不免兩口相親。淨按著正生的頭，楚玉一手拉著藐姑，一手去打正生。副淨在旁解勸，正生在地下哭罵。

外說：「勸他們不住，待我假裝師父的聲口，吆喝他幾聲，他們自然驚散。」遂到門外，大聲叫云：「是那幾個畜生，在裏面胡吵，快些開門！待我進來。」果然驚散，各坐原位，去念各人的腳本。外遂並手搖擺而上。方纔羅唳的那幾個，教人好不生氣。眾人見不是師父，又各吵鬧起來。外說：「當真待來了，大家念幾句罷。」藐姑上位，心中說：「方纔勸他的時節，譚郎遞一件東西與我，不知甚麼物件，待我看來。」及至看了一遍，遂點頭云：「原來如此，我有心寫一回字，又沒法遞與他。也罷，我看這一班蠢才，都是沒竅的，待我把回他的話，編做一隻曲子，高聲唱與他聽，眾人只說念腳本，他們那裏知道。」遂對眾人說：「這兩隻曲子倒有些意味，待我唱他一遍：

金絡索來緘，意太微。知是防奸宄，兩下裏，似鎖鑰相投，有甚的難猜迷。心兒早屬伊，暗相期，不怕天人不相依。你為我無端屈志，增憔悴，好教我難為意！將他改作伊，正合奴心意。欲勸爹行，又怕生疑忌。我細思，有妙機，告君知，會合的機關在別離，這成群鸞鳥不忌喉！」

楚玉聽道：「有這等聰明女子，竟把回書對了眾人高聲朗誦起來。只有小生明白，那些愚人，如在夢中一般。這等看來，他的聰明還在小生之上。前面那一隻，是許我的婚姻；後面那一隻，是叫我改淨為生之法。說這一般之中，只有我好，其餘都是沒幹的。教我在他父親面前，只說不肯做淨。要辭他回去，不怕不留我做生，果然是個妙法。等師父回來，依計而行，便了。」

他師父回來道：「

出訪戲朋友，歸教戲門人。
般般都是戲，只有撰錢真。

問你們的功課都做完了麼。」眾人說：「做完了。」先生云：「你們都去罷。」惟有楚玉端然不動。先生說：「你為何不走。」楚玉說：「有話要講，所以不去，求先生喚東家出來。」文卿出來道：「

西席呼聲急，東家愁悶深。
不因催節禮，定是索束金。

先生叫弟，有何商意。」

先生云：「這個學生，叫我請你。他說拜別師父，叩謝主人，明日要家去哩。」文卿說：「如今學會了戲，正要出做生意，怎麼倒要回去呢。」楚玉說：「我初來的時節，只說做大淨的，不是扮關云長，就是扮楚霸王。雖然圖幾筆臉，做到慷慨激烈之處，還不失英雄本色。誰想十本戲裏面，止有一兩本做君子，其餘都做小人，一毫體面也沒有，豈是人做的事。」先生說：「你既不肯做花面，就該明說，為甚麼要走呢。」文卿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就揀一個腳色就是了，正且是我兒，移動不得，老旦認一腳色罷。」楚玉說：「把個鬚眉男子，扮做巾幗婦人，豈不失了丈夫之體。」文卿說：「做小生何如。」楚玉說：「這個腳色，還將就得，只是一件，那戲文裏面的小生，不是因人成事，就是助人功名，再不見他自立門戶，也不像我做的。」先生云：「這等說起來，他的意思，明明要做正生了，我看他的喉嚨身段，倒是個做生的材料。不如依了他罷。」文卿說：「眾腳色裏面，惟有生旦最苦。上場的時節多，下場的時節少，沒有一隻大曲子不是他唱，只怕你讀書之人，受不得這般勞碌。」楚玉說：「不將辛苦意，難取世間財。只要令嫖受的就受的，我和他有苦同受，有福同享，就是了。」文卿說：「把那做生的與你調過來，你做正生，他做花面，再沒得說了。」楚玉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只得勉強從下。我老實對你說罷，起先入班還是假的，如今倒要弄假成真了。」

從來淨腳由生改，今日生由淨腳升。
欲借戲場風仕局，莫將資格限才能。

楚玉自從改淨以後，學戲的時節，與藐姑坐位相連；唱曲的時節，與藐姑夫妻相稱，雖未能同衾共枕，較視從前，也就便宜多少了。欲知他二人的故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